

和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一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



乎凡名皆其可道者。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人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

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

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
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
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
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
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坐之爲之
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
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
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
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
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
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
無不治矣

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
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
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
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
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
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

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彊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卽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

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

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
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
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
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
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
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
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
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
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
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
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
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
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

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

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不宰是謂玄德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

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營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爲性而性之妙。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滄。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脩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彊者好剛。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甘。六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旣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

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而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此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皆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

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

曰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馳騁攻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

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
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
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
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
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
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
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撓之于外未有一物而
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
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
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
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
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暎其下不昧繩
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
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
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
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

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
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
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
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
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
陰陽故上暎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暎雖在
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
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
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
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
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
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
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盈故能敝不新成

塵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
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
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

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隣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
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
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
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
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
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
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
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
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殆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
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
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
責虛靜之用難已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
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者苟吾方且與萬
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皆復于性

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淵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指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

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
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太上本知有之上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
不足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
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
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
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
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
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

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
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
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
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
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
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
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

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而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人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

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
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
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
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
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潛
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
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
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
所爲吾亦爲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

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
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
有無無人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
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
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
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
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
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爲
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

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眾人狗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已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今恍今其恍中有象恍今惚今其中有物窈今冥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眾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亦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眾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

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
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
故與物不迂不迂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
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
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
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
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
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
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
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
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
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
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
全而復于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
信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
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
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
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爲飄風暴雨若將
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
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
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
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爲
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
爲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
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
道也

跋者不幸章第廿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

跛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
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
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先則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
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天大地大王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
而成體其于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
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
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俯以
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
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
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
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
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
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
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
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

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也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

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恨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于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于朴聖人既歸于朴復散朴而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

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彊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彊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彊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彊天下壯亦甚

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

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昭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

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實其所宗

知人者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足者富疆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彊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

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彊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
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
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
則其千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
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
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
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

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
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
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
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
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
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

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爲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顏濱先生道德經解

卷一

顏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一終

